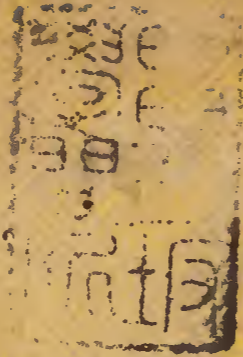


壯史

列傳
卷自六十五至六十六

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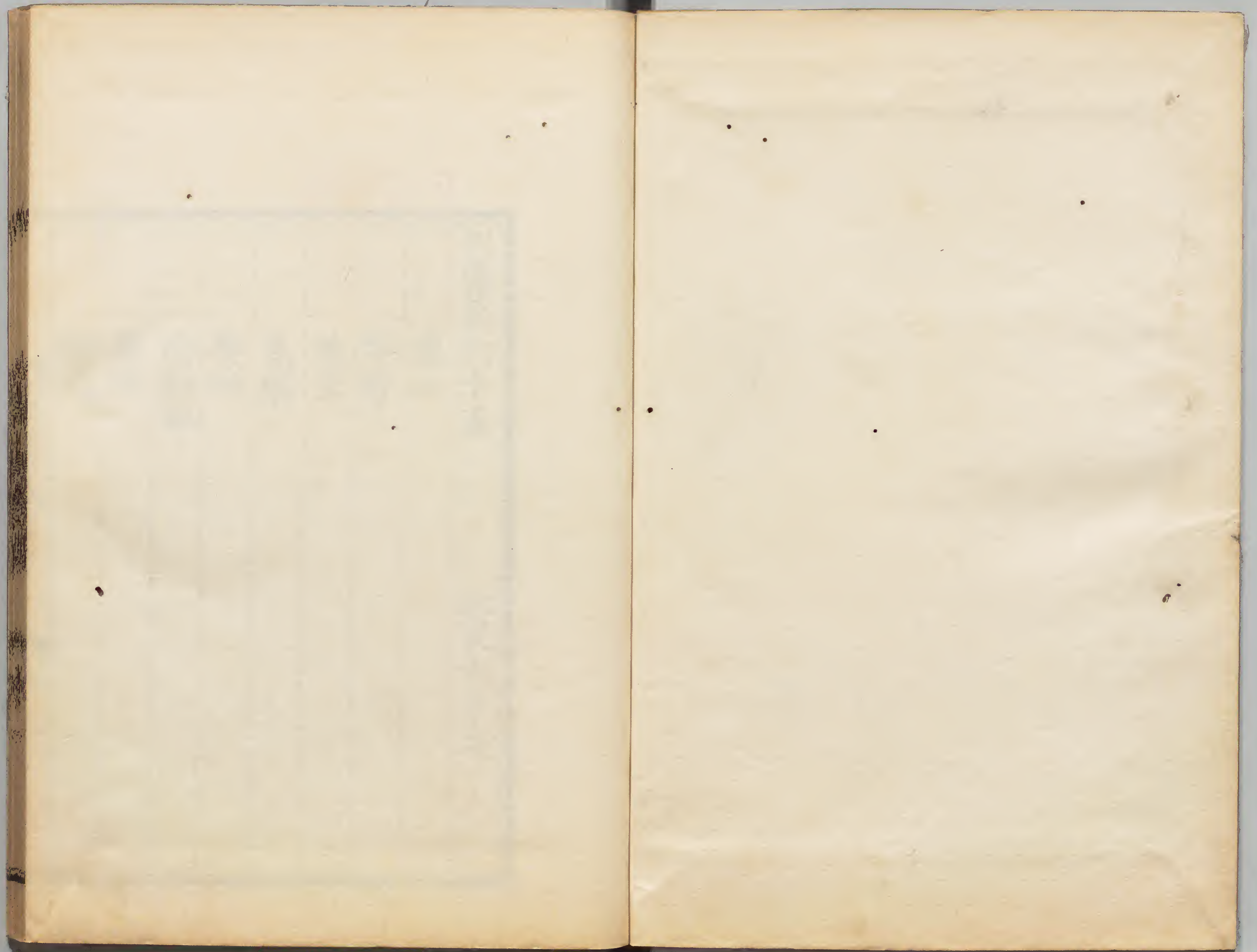
			五	漢
		四	〇	書
		三	五	門
		四	八	
六	〇	三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內
			五	漢
		六	〇	書
六	〇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8	
冊數	60(47)		
函號	280	84	

新刊納本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六十七卷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竝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登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胥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

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閒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答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

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

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

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椿等證。椿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摠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

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眾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徒者甚眾。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脩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

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

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

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

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

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依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

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俗。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

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竝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攘。於事非宜。遂專決之。竝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

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竝位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

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恹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歷利印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

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疏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

滅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瘖。又聾。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

曰。毋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蓋屋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

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律。道俱為刑部。竝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為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

為延州。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謚。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

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匆匆。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

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

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咲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為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

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暉道受

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死。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學涉。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

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

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

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有敢與相是非。詞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

北史列傳卷六十五
十五
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太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摠管掾。武帝親摠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塞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

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並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頴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

北史列傳卷之五十一
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在趙州聞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

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燕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

北史列傳卷之五
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

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

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竝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内臣交通

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

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摠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

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

北史列傳卷六十一
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

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滑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

北史列傳卷之五十一
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為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為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為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為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榕椽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眾星也。趙綽居大理。圜無寃。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

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

北史列傳卷之六
二
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齋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肫。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齋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

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齋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齋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賜坐。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

八年。為行軍摠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齋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摠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游。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

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賈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

北史列傳卷六十六
四
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蒞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

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被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尔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岍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

錢士雄孟金又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賙贈巨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又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貴郎。及江

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搃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

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竝以
傭書為事。光獨跣跣。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
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
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
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
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
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
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
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

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
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
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
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
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
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
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
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
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

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惣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竝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孟才為將軍領江淮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

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

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

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

北史列傳卷之六
九
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

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

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

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摠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摠管。頗有政名。徙朔州摠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為徐州摠管。令脩戰

北史列傳卷六十六
十一
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
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
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變。
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
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
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
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
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
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

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
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
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感請降。元進及
其偽僕射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偽僕射管
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
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
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
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
志。至永嘉。發疾而卒。

七史外傳卷六十六
十一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

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爲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陳。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尅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

北史列傳卷六十六
三十一
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
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
雄壯。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
功拜開府。及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
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
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
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
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

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
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
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
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
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
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
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
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
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

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
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
隱俱坐除名。未幾。越雋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
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大業九年。
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
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
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
歲月可平。諸子竝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

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
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
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
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
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
徒敗衄。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
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
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

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李康實建德

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

北史列傳卷六十六
十六
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

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

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
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
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
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兜。獲其
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
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
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
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
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

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
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
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
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尅捷。超拜右禦
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
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
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
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
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為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驍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摠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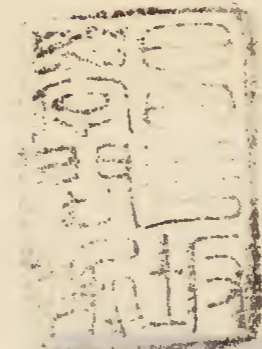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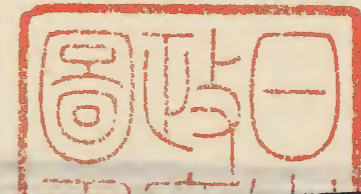
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愈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弒逆之。

隋書卷之六十九
十九
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揚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

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齋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汗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文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咸懷恩舊。臨難忘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恡

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
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
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
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
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
同矣。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